

杂  
历

## 回家过年

□赵徐良

春节,中国人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,即将如期而至。进入腊月以来,北京的大街小巷,便弥漫着节日的氛围,路灯被仔细检修,街头景观被精心布置,每一处都洋溢着浓厚的年味。

高铁站里,人潮涌动。人们背着沉甸甸的行李,脸上满是回家的急切与期盼。我和爱人已经在北京度过了四个春节。这四年来,我做过保安、外卖员、建筑工人、流水线工人等,但工资始终不高。我性子慢,不适合快节奏的工作,于是我又做回了泥瓦匠,做些修补房屋、砌墙的活计,每天骑着电动三轮车,带着工具在劳务市场等待工作,牌子上的字迹早已模糊,每小时30元的字样时隐时现,还有更脏更累的活,价格更为便宜。

爱人在一家配件厂工作,是流水线工人,每月收入5000元,中午有工作餐,加班有加班费。她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,那笑容里藏着生活的苦与甜。为了孩子的前途,我们甘愿付出一切。然而四年了,每当夜深人静时,我们心中那份对家的思念就如泉涌般无法抑制。于是,我们决定今年提前回家过年,与家人共度那温馨时光。

爱人的工厂接到了一个大订单,为了这份合同,工人们都加班加点,无法抽出时间回家。我们知道挣钱的紧迫,但更明白家的重要性,钱是赚不完的,但家人的团聚却是无价的,爱人最后还是决定请假,回家过年。

一想到即将与家人团聚,我们归心似箭,开始准备年货和礼物,为孩子们购买了学习用具,还特意为他们挑选了新年礼物。我们为自己购买了新衣,为邻居好友准备了礼物,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家人的照顾。

一切准备就绪,买好了回家的车票,满心期待着与家人的团聚。然而,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早上,一位满头白发的大爷焦急地拦住了我们,面露难

色地说:“小伙子,能不能请你帮个忙?我家的下水管坏了,你能帮我修一下吗?”

我们有些为难,因为车票已经买好,行李也都收拾妥当,正准备启程。大爷显得有些无助,嘴里嗫嚅着,手在身前摆来摆去。我提议可以去劳务市场看看,但他摆摆手,说昨晚找过几家,但都因为过年而拒绝了。看着大爷焦急的神情和无助的眼神,我们实在不忍心拒绝。于是,我们决定退掉车票,先帮大爷修理下水管。给家里打了个电话,告诉他们有事要晚点回去。妈妈在电话里说孩子们都在盼着我们回家,我安慰她我们会尽快往回赶。

走进大爷家,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:院子里污水横流,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味。大爷把我们请进屋子,还为我们准备了茶水。我发现,大爷书房的书籍摆放得整整齐齐,还有一张北京航天三院颁发给他的先进工作者证书。这位大爷为国家作过贡献,遇到困难,我应该帮大爷解决,没有他们的辛勤付出,怎能有国家的强大?这更让我坚定了要帮他修好水管。

于是,我对大爷说:“这个活我接了。”说干就干,我找来水桶,将脏水抽出来,倒在外面的排水沟里。接着,又挖开地板,用电钻打开地基,发现是水管老化腐蚀导致的问题,我出去购买了新的水管进行更换。经过一番折腾,身上弄得脏兮兮的,甚至有些恶心。

经过5天的努力,我先后换了3套衣服,终于帮大爷家修好了水管,铺上了新的地板砖,整个房间焕然一新,大爷非常满意。

当大爷问及工钱时,我把我爱人拉到一边,说:“这家人都是科技工作者,他们为国家作出了贡献,我们不能只为了钱,意思一下就可以了。”于是,我跟大爷说一共1000元。大爷不同意,坚持给我5000元,并说1000元连材料费都不够。我说我只买了管子,其

余的都是之前剩余的材料。大爷见我不肯收钱,提出加我的微信,无奈之下,我只好加了他。

我觉得自己做了应该做的事,心里十分踏实。

次日,我们搭乘的返乡列车缓缓驶进闻喜车站,我终于回到日思夜想的礼元镇阜底村。眼前的赵鼎牌楼,依旧屹立在村口,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,又像是在欢迎我这位久违的游子归来。

四年,在人生的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,但对于我来说,却仿佛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与变迁。如今,当我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,心中涌起的情感难以言表。每一条小巷、每一块石板,都承载着我曾经的欢笑和泪水,都留有我成长的足迹。

犬吠声声,虽然略显嘈杂,但在我的耳中却是无比亲切。这声音,仿佛就是家的呼唤,让我心生归宿。村中的街道上,挂满了炫丽的霓虹灯,宛如彩色的梦幻世界。空气中弥漫着各种美食的香气,炸鸡、糖葫芦、烤红薯……勾起了我肚里的馋虫,也勾起了我的童年记忆。

这时,手机突然震动起来。打开一看,是那位大爷转账的信息,一笔是给母亲的慰问金1000元,另两笔各2000元是给孩子们压岁钱。我试图退回,但大爷的回复坚定而温暖:“收下吧,这不是给你的,是给所有农民工的感谢。你们为这个国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,这是你们应得的。”

这一刻,我明白了大爷的心意。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一份关怀和鼓励,更是对农民工这个群体的一份敬意和感激。在这个幸福的国度里,我们虽然平凡,却也伟大,我们用自己的双手筑起了高楼大厦,也筑起了家和未来的希望。

此刻的我,心中充满了自豪、幸福和幸运。我将带着这份自豪、幸福和幸运,继续前行,为更好的明天而努力!

心  
语

咏雪

□楚明亮

一  
灰云漠漠趁北风,  
顷刻满天飘鹅绒。  
才见松萝绽银朵,  
又惊小径无影踪。

二  
粉蝶漫舞下九天,  
无边大地披素练。  
玉龙狂舞迎新岁,  
雪映红梅壮关山。

三  
六花纷落天地间,

冰清玉洁美容颜。  
万物玉润成一色,  
碧宇清光玉人寰。

四  
昨夜大雪悄然降,  
千山万壑着银装。  
喜不自胜雪地走,  
心花雪花皆绽放。

五  
银絮纷填天地间,  
乾坤璧合一混元。  
覆压万里山河壮,  
正是诗酒玉壶天。

情  
思

梦里梦外

□刘月菊

梦里,奶奶坐在椅子上,她的后背依旧那样挺拔,银白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着光,那样美丽。我在大门口叫了声奶奶,拄着拐杖的她从椅子上惊得站了起来,吃惊地问我:“病好了?”

我扶着奶奶坐在轮椅上,推着她从门口往家里走,天空突然下起雪。雪花很漂亮,打着转儿得飘落在我身上,我和奶奶都开心地说:“下雪了。”奶奶伸出手接着雪花,看着雪花落在手心,她笑着,我也笑着,轮椅在雪地上留下两道辙印,在奶奶毫无保留的欢笑中,我仿佛看到她青春的样子,曾经的年轻和活力……

奶奶被推进屋子,青春瞬间就消失了,她仍是那个满头白发坐在轮椅上的老人,等着有人抱她下来,还被姑姑无奈地告知,弄脏了一些衣物。倔强的奶奶虽然坐着不吭声,但我能感觉到她的内心是委屈的,是不愿被揭短的。我极力帮奶奶守护她那容易受伤的心灵,急忙关上门窗,和姑姑一起洗涮收拾。这时,九宫格的窗户外面又哗哗地下起大雨,遮掩着嘀嘀咕咕的埋怨和纸张擦拭的声音。

梦里,我高声化解奶奶的尴尬,用身躯保护那一点点隐藏的自尊,用笑容来唤起奶奶的勇气,更用现身做法提醒亲爱的姑姑理解老人的那份骄傲和自尊。我知道,这样会让奶奶远离脆弱的边缘,因为我懂,懂奶奶所有的悲喜和愁苦。

每当这时,也就是每当梦里,我知道,又是好长时间没去看奶奶了,奶奶在想我,我也在想奶奶!我该去看奶奶了!梦结束,留下几行眼泪和思念的文字。早上八点,叫了一辆出租车,出发前往奶奶家!

现实中,不再是梦里的老房子,齐整的红砖青瓦大门楼矗立着,同样的是进大门的一声“奶奶”,把垂头打盹的奶奶惊醒,奶奶瞬间清醒地喊:“菊,你好了吗?能走了?”我的“嗯”字还没发出,奶奶的眼里已经有水珠在打转,担心和惊喜写满脸庞,她努力挺直有些佝偻的背,准备拄起拐杖给我拿个苹果。我按住有些吃力的奶奶,静静地抱着她。我知道在奶奶心里,眼前的孩子不论多大都还是需要被她照看,岁月在她面前永远是记忆中的流年。

我弯腰低头慢慢坐下,这个“慢”给了奶奶宣泄的时间,也给了我转换话题的时间。我抬起头,高兴地讲述我在医院的经历,把清厕所说得跟玩一样,突,去一次厕所,突,去一次厕所,逗得奶奶挤出笑容,又讲我穿上病号服躺在床上被推着,看到的全是五花八门的景色,还讲我像过年“待客”一样,送走了三波病友,还包了场子。奶奶听得很投入,用愉快的表情回应着,她懂,孙女这是在宽慰她,不想让她心疼。

梦里梦外都是一份实实在在的牵挂,来来往往总还是那份能包容一切的祖孙情。

记  
忆

## 南瓜,南瓜

□胡春良

阳台上放着个大南瓜,那是去年十一月老家乡亲们送的,我一直舍不得吃。说起家乡的南瓜,我可是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。

我家屋后空地里有一棵苹果树,那小块地也被用来种南瓜,那南瓜蔓攀到树上,同苹果树一同成为农家一景。记得小时候,蔬菜非常缺,南瓜是重要的蔬菜之一。这南瓜就如山里的黄土地一样亲切。

那时家家户户都种南瓜,甚至房前屋后都随处可见。山里的南瓜有许多品种,如菜瓜、花花瓜等。菜瓜呢,是菜青色的,圆润可爱,很受欢迎。那黄色红色南瓜的蔓往往会攀上大树,那长成的大南瓜非常壮观,特别是深秋树叶落了,那更是秋韵浓秋。还有一种南瓜瓜期非常长,在秋天还在不停地长,童年时见过一亩瓜蔓上居然长了十五个大南瓜。

在生产队时,村里一般不专门种南瓜,但庄稼地里会出现南瓜。有人说那是野生的,也有人说那是南瓜种

子落在地里长出的。放学寻猪草时,偶尔也会碰到南瓜,贪吃的我们会把南瓜摘下来,放进筐内,上面盖上猪草,拿回家一饱口福。

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之后,分田到户,地里种的南瓜也多了。南瓜同豆角、萝卜、白菜成为餐桌上最主要的蔬菜。特别是到了秋天,那南瓜就成了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。农家小院到处都有南瓜的影子,大的小的,黄的红的,花色的菜青色的,那丰富的色彩让哪怕再破旧的小院都充满了情调,都会被装点成丰收的模样。人们也会把南瓜切成条串起来晾晒,冬天想吃的时候就可以拿过来蒸着吃,味道依然很甜。而挂满南瓜条的小院在秋风中也有着着浑厚的古朴之美,的确给人无限遐想。

童年时,我最喜欢种南瓜和土豆。我有一套特殊的种植方法,即在土地解冻后挖坑,坑里先垫上牛粪,盖一层土,再放上南瓜子,培土。由于牛粪沤在土里会发热,这样南瓜就发芽早,而且牛粪也给南瓜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养料,所以种的南瓜不仅发芽

早,还长得壮。往往别人才种南瓜,我的南瓜苗就长出来了。

有一年遇上倒春寒,下起了三月雪,我的南瓜苗在雪地里煞是可爱。我怕它们受冻,就用麦草把它们都盖住了。那破土而出的嫩芽,就是我无尽的牵挂,每天都要看好几次,甚至有时晚上也打着手电筒去看它们,那是土地绽放的生命,那是春天的触角,那是对故土深深的热爱和依恋。那嫩芽如今还长在心里,长在梦里,那是幸福的喜悦,那是古朴的诗意情怀。

去年国庆节回老家,乡亲看见我就热情地拿出自家种的白菜、土豆、南瓜送给我,我喜欢得不得了。这份带着泥土味的乡情,让人幸福,让人温暖。

那南瓜被我当作特殊的纪念品收藏在阳台上,每每看到它,我就仿佛听到了太宽河水的哗啦啦声,听到了山村的牛铃声,听到了乡亲们亲切的笑声……

南瓜,南瓜!大山故乡都装在里面了,瓜肉甘甜,籽粒饱满!